



# 国家图书馆 书香砌成红砖记忆

用红砖砌成的旧国家图书馆，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当它被拆除让路给史丹福路隧道时，许多人都感到依依不舍。伫立在闹市中的崭新图书馆大厦，继续肩负鼓励民众培养终身学习精神的使命。

## 文化足迹

此专版配合新加坡金禧国庆推出，每逢星期一出版，介绍本地历史遗迹、文化景观、宗教场所、著名老区和市镇。新加坡水彩画会的画家将依每期主题绘制一幅水彩画。

## 陈志德

国家图书馆，水彩  
● 室内设计师  
● 自学油画、水彩和水彩  
● 作品曾到亚洲各国展出  
● 喜欢通过情绪与音乐节奏表达抽象绘画。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在搜索引擎搜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不难发现许多名胜点评专网和旅游博文都介绍坐落在闹市中的国家图书馆大厦，不过有背包客把这个摩

天大厦图书馆，戏称为“超不像图书馆的图书馆”。

打造“不像图书馆的图书馆”，让藏有万卷书的宁静“黄金书屋”，变成能让借书者以互动方式阅读和学习的场所，是政府打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展开的大计。

1997年，政府致力于发展知识经济，国家图书馆肩负鼓励民众培养终身学习精神的使命。当时，建在史丹福路的旧国家图书馆，后院重新设计，不仅增添仿古圆形喷泉，还设有咖啡座，公众可把借书籍带进咖啡座，在浓浓的咖啡香

中，遨游文字与图画的世界。

高丽连（63岁）退休后，受雇为新加坡国家档案馆顾问。她在1973年加入国家图书馆，负责宣传活动和普及工作。她说，用红砖砌成的旧国家图书馆建筑，庭院占地300平方公尺，不时举办各种活动，例如创业、保健和亲子讲座、诗歌朗诵以及学术论坛。但受到场地的局限，一场活动最多只能让80至100人参加。

她说：“国家图书馆新大厦就不一样了，单单广场就能容纳好几百人，办大型节目再也不是问题，不常到图书馆来的人也会被吸引过来。”  
不过，国家图书馆自2004年搬离了占用40多年的史丹福路旧馆之后，高丽连和许多民众都感到依依不舍，因为那里留有他们的青春足迹以及无忧的学习时光。

1999年，在探讨新加坡管理大学发展的交流会上，时任新大执行委员会主席何光平透露，按照市区重建局所拟定的新大校园总蓝图，国家图书馆建筑将因建造史丹福路隧道而被拆除。

结果消息传开，不少人投函报馆和公开发言，不同意当局拆除这座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红砖建筑。

隔年，建筑师郑庆顺呈报保留史丹福国家图书馆建筑的规划建议，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认为，市区重建局的计划相对可行、能更好地改善行人流量，并且使史丹福路一带随着新大的出现，恢复往日的蓬勃气息。

## 2000多人参加 闭馆“告别之旅”

2003年3月31日，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在史丹福路图书馆闭馆前，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告别仪式。那是国家图书馆最后一天开放。图书馆在闭馆前两个月所主办的“告别之旅”，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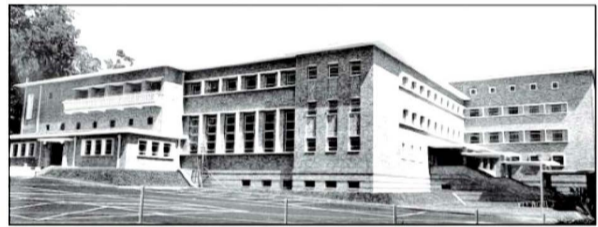
林德平（左）和高丽连在由5000块红砖砌成的砖墙前，翻阅昔日的青年会会刊。（李天琦摄）

引了2000多人参加。

图书馆管理局当时售卖印有旧建筑外观的纪念品，包括手表和滑鼠垫，也为慈善团体筹款，售卖史丹福国家图书馆的红砖。维多利亚街的国家图书馆新大厦里头，就特设由5000块红砖砌成的砖墙，这些红砖都是来自史丹福旧馆。

图书馆管理局筹建新大厦时，曾成立了七个由不同领域专业人士担任主席的小组，了解民众对新大厦在设施及服务方面的需求。最后，他们总结出国家图书馆必须在民众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就是应该与工作、休闲生活息息相关。

为此，楼高16层的国家图书馆新大厦成了综合中心，两座大楼分别用来主办活动和藏书，不仅涵盖戏剧中心、提供借书服务的中央图书馆、李光前参考图书馆，还另辟展览和阅读空间等。



用红砖砌成的旧国家图书馆建筑，是当年史丹福路上的一座醒目的地标。（档案照片）

## 第一座私人图书馆由莱佛士提议建设

史丹福国家图书馆是本地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在1960年11月由我国首任总统尤索夫主持开幕。其实，本地图书馆的历史却可回溯到100多年前。

1823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四年后，提议在新加坡书院（莱佛士书院的前身）增设图书馆，结果促使一座私人图书馆在1844年诞生，名称就叫“新加坡图书馆”。

1874年，殖民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建设。博物馆和图书馆直至1955年在立法议会设立后才分离，后者自此负

起收集四种官方语文出版物的责任。

到了1953年，慈善家李光前捐款协助政府在史丹福路建筑新图书馆，条件是图书馆必须免费开放让民众借阅书报，而且须有不同语文的藏书。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图书馆在全岛多处设立部分时间分馆和提供流动服务，也积极地到乡间鼓励民众培养阅读习惯，增进知识。

1970年，首家全时间服务的图书馆——女皇镇图书馆启用。至今，除了国家图书馆之外，本地有26所公共图书馆，包括区域图书馆以及设立在商场和民众俱乐部的图书馆。



## 我们在图书馆办活动排话剧

十多年前在国外深造时，听说史丹福国家图书馆建筑要被拆除，林德平博士（55岁）顿感失落。

这名自认“未代华校生”的三一神学院副教授主任说，那幢红砖建筑“反映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部分历史，建筑物拆了，那段历史也就没了”。

1976年，念中四的林德平在偶然的情况下，加入了以华语举行各种活动的图书馆青年会，并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说：“当年的课外活动，不像今天这么多样化，主要娱乐就是看电视节目，我们这批喜欢念书的，就老往图书馆钻。”

在青年会，林德平参加了辩论会、郊游、朗诵和讨论会，也与其他会员携手排演话剧，而且无师自通，自编、自导、自演起来。

“四五十个年龄介于14至18岁的中学和高中生，总是在图书馆小小的礼堂里围成圈，进行各种讨论，这样的情景让人难忘。”

图书馆也是林德平备考的地方，由于成人借书部比较多，他和几个朋友总会溜到儿童部温习功课，问了就去高丽连等图书馆职员聊天。

当年，借书还书还没有电脑化，图书馆管理员得在会员借的书上印上还款期限。对林德平来说，穿着校服在柜台帮忙图书馆管理员“盖章”，是莫大的荣耀。

“图书馆青年会是学校以外促进凝聚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应当肯定这段社会史。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会停办后，定期以华语举行的活动也逐渐式微，许多要办这类活动的团体都得跟学校合作。”



图书馆青年会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不时在图书馆礼堂演出。（林德平提供）